

河南英烈传

民族英魂

吉鸿昌

付开沛
卢雁彬
单庭俊
王 辉 著



河南英烈传

族英魂 吉鸿昌

卢雁彬
付开沛

王辉
单庭俊

著

海燕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06号

**河南英烈传
民族英魂——吉鸿昌**

付开沛 卢雁彬 著
单庭俊 王 辉

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

郑州中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经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0千字

1995年4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册

ISBN 7-5350-1139-X/I·3324

定价 6.20 元

编 者 的 话

这是一套写人的书。本丛书采用传记文学的形式,表现和叙述了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、抗美援朝时期以来涌现的十位河南籍的英雄和烈士的光辉业绩。他们分别是:吉鸿昌、许世友、杨靖宇、吴焕先、彭雪枫、李翔梧、鲁雨亭、孙占元、宋学义、杜凤瑞。

对英烈的称呼,在不同时代,有不同的含义。两千多年前的庄子,在他的《秋水》篇里,首先使用了“烈士”这个词。他说:“白刃交于前,视死若生者,烈士之勇也。”他心目中的烈士,为身先士卒,万死不辞,刚强不屈的硬汉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贾谊传》中,用了“烈士殉名”的话,他说的烈士,是指那些为了个人的名节,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。今天,我们所说的英雄和烈士,是指那些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,为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创建共产主义而英勇战斗或光荣献身的人。吉鸿昌有言:“国破尚如此,我何惜此头?”是理想,是志气,是誓言,也是时代的最强音。收录在本丛书中的十位英烈身上表现出来的高贵品德、伟大气魄、大无畏精神,不失为一部部人生的好教材。

目前,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伟大的改革。改革和开放,将把一个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,变得发达起来,富强起来,进入世界民族之林,走

在世界民族之先，为世界的事情做出更多的贡献。建设这样一个国家，非常需要奋斗的精神、创造的精神、求实的精神、无私的精神和牺牲的精神。这套河南英烈传丛书，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精神。表现这些精神，学习这些精神，是改革的需要、社会的需要、时代的需要。

河南英烈传丛书，尽管都是写战争，选材相似，事件相近，但由于作家们大量占有历史生活素材，熟知当时的社会生活，了解当时的社会矛盾冲突，又善于体察风土人情，因此作品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可读性。写战争，张弛有度；写风俗，附形随声；讲故事，娓娓动听；写人物，形神兼备。这些都显示出了作者的创作才气和充沛的感情。

中原大地，不仅有像吉鸿昌、许世友、杨靖宇等名震中外的革命英烈，而且党的领导人李大钊、刘少奇、邓小平、李先念、刘伯承等都留下了战斗的足迹。至今，在大别山、太行山、伏牛山乃至豫东平原，还流传着他们的故事和传说。用文学的形式，把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记载下来，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工程。

灿若群星的河南英烈，他们的名字将与天地同在，他们的精神将与日月同辉。



吉鸿昌烈士之墓(郑州烈士陵园)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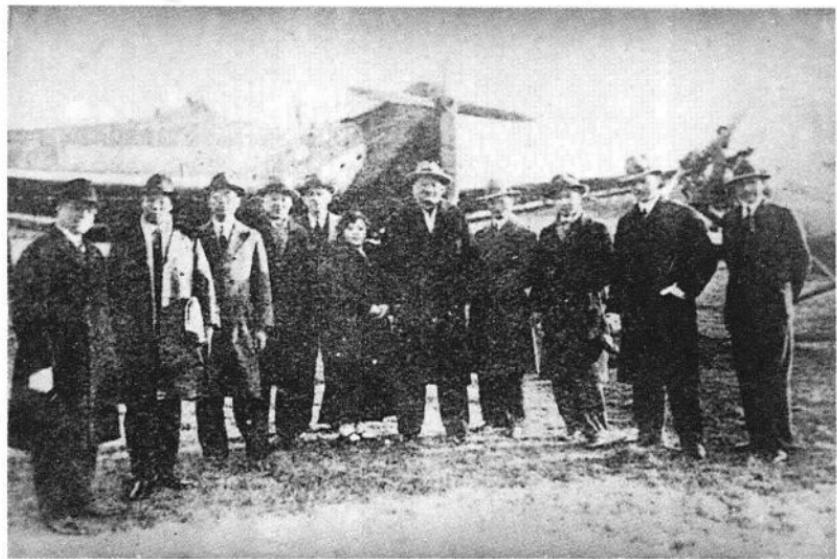
吉鸿昌(前排中)与宁夏回民代表合影。



吉鸿昌在认真学习。



吉鸿昌将军像
(1934年摄于天津)



1932年吉鸿昌和夫人胡洪霞(右起第五、六人)在柏林汉沙航空公司机场上。

目 录

一、凡人奇智	(1)
二、找上门的兵	(8)
三、吉星高照	(16)
四、典当家产为办学	(20)
五、酒钱我付	(24)
六、以诚待人	(29)
七、以假乱真	(32)
八、彭葆仁搬兵	(39)
九、除掉这个孽种	(45)
十、不为百姓着想请走开	(51)
十一、请“说苦”的布告	(56)
十二、立此存照	(62)
十三、徒劳的密谋	(66)
十四、新双雄会	(73)
十五、兵败商城	(80)

十	六、远在天边，近在面前	(86)
十	七、抓住了狐狸尾巴	(92)
十	八、我去请县太爷	(98)
十	九、夜走新集	(103)
二	十、假戏真唱	(108)
二	十一、夜袭竹竿铺	(112)
二	十二、义正辞严	(119)
二	十三、江家集行动	(124)
二	十四、甩掉这个尾巴	(130)
二	十五、我是中国人	(138)
二	十六、不要请妓女向淫妇劝贞	(144)
二	十七、宋埠起义	(149)
二	十八、将军与孩子们	(158)
二	十九、再见冯玉祥	(165)
三	十、威震多伦	(170)
三	十一、蒋介石的用心	(179)
三	十二、在三十二军军部	(187)
三	十三、在天津的日子里(上)	(194)
三	十四、在天津的日子里(下)	(202)
三	十五、英勇就义	(210)
	后记	(219)

一、凡人奇智

吕潭，是豫东南黄淮平原上扶沟县的一个小镇。镇子虽小，可在一百多年前，这里的旱路南北通街，车马喧闹；水路是船帆竞渡，百舸争流，因此这小小的集镇也就成了一个热闹的商业中心。

镇子的西南隅，是吕潭镇的水旱码头。就在这码头旁，有一座小茶馆，茶炉前为十米见方的平地，四周用竹片和桐木桩编成围墙，顶棚用大别山产竹席覆盖，既能挡风遮雨，又能供人品茶聊天。虽然这里设施挺简陋，但每天也吸引不少南来北往的茶客。

茶馆的主人吉松茂，别号筠亭，以种地和开茶馆为生，为人直爽，嫉恶如仇，若朋友有难，不惜慷慨解囊；加上他又懂医术，常常为人义务诊病，颇受乡里乡亲的尊重。

吉松茂的长子吉鸿昌，这时已经长成一个初谙世事的青年了。他身材高大，体魄健壮，简直像一座铁塔。父亲觉得他聪明好学，又豪爽直率，适合到外边去学个手艺，将来也能养家糊口；再说，脱离了吕潭镇的环境，也免得遭受镇上地主的盘剥和欺压。1911年春，吉鸿昌十六岁的时候，他到周口镇一家叫“增盛和”的杂货行当学徒。吉鸿昌那敢说敢为的脾气，强烈的求知欲和好议论国内外大事的性格，与那种当学

徒必须唯唯诺诺低三下四的要求格格不入。他勉强干到第二年的腊月，便请假离开杂货行，回到吕潭镇，帮父亲做起了茶馆的生意。

吕潭镇既是工农业产品的集散地，又是新思潮和旧意识的交汇处。眼下春节将临，南来北往的客人少了，茶馆的生意也出现暂时萧条，只有镇上几位无妻室儿女的老人，时常来茶馆凑凑热闹，借茶聊天，排解自己的孤独。此时，几个人面对着碧波荡漾的贾鲁河，数着南来北往的船只，看着船上忙碌的人们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笑着。

“嗬，这几只帆船真新！”瘦个子茶客指着逆水而上的几只帆船让人们看。第一只、第二只都是货船，第三只是一艘客船。当客船距码头还有丈把远的时候，一位穿着军衣的青年人，纵身一跳，像箭离弦似地飞到岸上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到了茶馆。老茶客们一见这跳船的陌生客人，不觉跷起大拇指说：“好武艺！”

“快救我，船上有大兵追捕！”跳船人以期待的目光，向这帮老茶客求援。老茶客听说他是大兵捕捉的对象，一个个瞠目结舌，不说留，也不说不留，僵到了那里。正在茶炉边烧火的吉鸿昌，见茶馆来了个衣冠不整的“逃犯”求救，二话没说，让“逃犯”脱掉身上的军装，换上自己的便衣，将这人推进靠河边的柴草垛里藏了起来。这柴草是吉松茂烧茶水的燃料，吉鸿昌每天只从中间取柴烧水，草垛中间便形成了一个空洞。这青年有了个能藏又能跑的通道隐身，紧张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。吉鸿昌刚用一捆柴草堵住洞口，两名荷枪的士兵走进了茶馆。“看到逃跑的犯人吗？”背长枪的兵说，“罪犯是北洋军政府的要员！”茶座中那位瘦个子

茶客不知是故意要岔开话题，还是不懂装懂，说：“白洋军政府？咳，哪个政府都是搜刮白洋！”那兵脸有怒色，说：“北洋军政府！就是王金铭、施从云、冯玉祥的政府，他们反对袁世凯！”茶客们虽然不知道王金铭、施从云、冯玉祥是何人，但对袁世凯并不陌生。

袁世凯系河南项城人，早年四处流荡，危害乡里。扶沟和项城，只是一县之隔，这帮老茶客不仅和袁世凯算是同乡，论年岁，还是他的长辈。“咋啦，如今的袁世凯反不得啦？”一个老茶客冷不冷、热不热地说，“那年我们贩盐到罗山，路经项城住店，那小子强买我们的盐，我还打他几巴掌呢！”那士兵不知此话是真是假，也不反对，轻声说：“他现在是大总统。”这帮老头子听说袁世凯当了大总统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沉默无言。这时候，船上又下来一个大兵，骂骂咧咧，进茶馆二话没说，就命令这两个士兵“搜查”。

大兵卑怯地服从命令，答应了一个“是”字。小茶馆除了三间瓦屋，一个茶炉，几张桌椅，别无陈设，空空荡荡，一眼看到边。莫说这里藏人，就是趴一只苍蝇，也能一眼看透，有个什么搜头呢？

后下船的那个兵，两只贼眼转了转，东瞅瞅，西看看，一时也没有了主张。吉鸿昌这时忙走过来，递上三只景德镇的青花瓷茶碗，里边放了上等的信阳毛尖，谦恭地说：“长官们请用茶。”几个兵闻到扑鼻的茶香，顿时也感到口干舌燥，后下船的那个兵看了鸿昌一眼，接过了茶碗，那两个兵更是迫不及待地将茶水往嘴里倒。

吉鸿昌的一壶清茶，稳住了三个大兵，他假装取柴烧茶，向柴草垛靠近，伺机通知“逃犯”逃跑。他刚靠近柴草

垛，启发了那个后下船的大兵：“逃犯”不会逃走，可能就藏在草垛里。这家伙决心搜查一下，看个究竟，好向官长交待。于是，他用命令的口气，指使那两个士兵说：“往柴草垛里搜！”

眼看要搜查草垛，这下可急坏了吉鸿昌。如果让大兵将“逃犯”抓了去，自己落得个救人不成反害人，与天地良心何忍？

三个家伙如临大敌，猫着腰，端着枪，一步一步朝柴草垛走去。藏在柴草垛里的“逃犯”，一听大兵们要到柴草垛来搜查，扒了扒出道口，准备出来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。吉鸿昌看草垛洞口有动静，估计“逃犯”要挺身而出，忙用脚踢了踢洞口，示意“逃犯”别动，自己能对付这三个大兵。

三个大兵走到草垛跟前，举起大刀，朝柴草垛里乱捅，眼看捅到洞口。吉鸿昌急中生智，忙避开士兵的视线，披上“逃犯”的军装，“扑通”一声，跳进了贾鲁河。

三个大兵影影绰绰地见一个穿军装的人跳河，以为是逃犯无疑，正要开枪，突然，河面上出现了几十只捕鱼的小船。只见渔夫手握竹竿，那竿头在水中只轻轻一划，渔船像箭一般，迎着浪，“呼啦啦”向前奔去。渔夫再将竹竿朝水下一点，那船上鱼鹰像军人得到了进军令，一个个猛往水里钻。一猛子扎进去，再浮上水面，准捕捉到一条鱼。这时，一只鱼鹰发现一条大鱼，忙浮上水面，尖叫一声，算是发出了求援的信号，众鱼鹰放下自己搜捕的对象，展开双翅，脚像雨点般在水面上拍打着赶来，渔夫也忙掉转船头，朝求援的方向驶去。不一会儿，鱼鹰抬着一条足有三斤重的大鱼，送进渔夫的网兜内。渔夫得意洋洋，唱起了渔歌：

家有五亩田，
不如一只船。
竹竿发命令，
鱼鹰忙不闲。
一日鱼半篓，
卖钱一吊三。
一只鱼鹰一头牛，
捕鱼人家苦也甜。

渔歌此起彼伏，你唱我和，热闹非常。那岸上准备开枪的大兵，一见这场面，呆呆地站在河边，木然地举着枪，却不知道枪口对哪儿，朝谁开枪。这时候，吉鸿昌已穿上自己的土蓝布袄，站在三个大兵的背后，拍着大兵的肩膀说：“老总，‘逃犯’早逃得无影无踪了，再不开船，今天难赶到开封！”

贾鲁河的夜，十分宁静，太阳一落山，船家停船，渔夫上岸，只有朦胧的月色，甜蜜蜜地洒向河面，渗入水底。那贾鲁河的水，像铜镜一般明亮，似碧玉一样光洁，欣然接受着月色给她带来的温存和爱意。

“那冯玉祥又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三更半夜，吉鸿昌仍在小茶馆里和“逃犯”谈论。

“是我的上司。”“逃犯”说，“冯玉祥也是穷苦出身，家里缺吃少喝，十四岁就到‘练军’里当兵。他从小志大，对‘练军’和‘淮军’的腐败十分不满，后改投袁世凯训练的新军当兵。由于他勤学苦练军事技术，提拔很快。因为他出身贫苦，对长官虐待士兵十分反感，特别是长官的腐化堕落和争权夺利的行为更使他气愤。他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

压迫，对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也越来越憎恨。为了推翻清王朝，实现‘中华民国完全共和之目的’，今年春天在滦州策划举行起义。冯玉祥为起义军的总参谋长。由于坏人告密，这次起义失败，主要将领被杀害，逃离军队的也受到缉捕。”

“那冯玉祥先生呢？”

“冯玉祥没有接到起义的消息，军队没有起义的行动，才免于一死。”

“啊！”听说冯先生没有遇难，吉鸿昌紧张的心情，才平静下来。他们俩借着茶炉的余热，在一条破被里，说着、想着、听着，渐渐地进入了梦乡。

鸿昌合上眼，神思恍惚，好像骑上一匹膘肥体壮的大马，全副武装，率领士兵，巡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煞是威风。他们蓦地来到一处，但见雕梁画栋，明窗彩户，灯火通明，炫人眼目。鸿昌抬头看，门上方一块匾额，写着“怡春楼”三个字。楼上不时传出吆五喝六的喊声，以及女人娇柔的笑声。鸿昌不听则可，一听这声音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命令士兵说：

“上楼！不论什么人，一并抓进执法处审问！”

鸿昌等人一只脚刚踏进门里，早被一个穿得花花绿绿、肥胖硕大的女人拦住，尖声怪腔地嚷道：

“哎哟，也不打听一下，这是个什么去处，你们这些兵呀，哪有那么多钱进这‘怡春楼’！”

那女人几句话，更触恼了吉鸿昌，他右手只轻轻一推，那女人摔了个屁股蹲儿，她坐在地上，大声哭喊着：

“不得了啦，行凶了！”

吉鸿昌并不理会，上楼走进楼梯旁的一间屋内，见一个

干瘦的女人，正和一位军队长官算帐。她一手拿帐本，一手拨算盘，打得算盘珠子“哗哗”作响。他俩是那样聚精会神，楼下的哭喊声和一批士兵走进了房间也一点没有察觉。

“总共欠多少银两？”军官用探询的目光望着瘦女人。

“抽大烟钱、酒菜钱、脂粉钱、姑娘的身价钱，总共欠白银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三两。”瘦女人报着数，手指还比划着。军官脸上闪现出毫不在乎的神情：“就三万两？三天内全部送齐。”说罢，起身摆摆手，转身就向外走，已被吉鸿昌拦住。

吉鸿昌大声吼道：

“抓起来，送军法处！”

喊声震天动地，惊醒了正在酣睡的“逃犯”。“逃犯”还以为发生了情况，忙披衣坐起来静听，见四周并无动静，才推推熟睡的吉鸿昌。鸿昌揉揉惺忪睡眼，笑了：“我做了一个梦。”

二、找上门的兵

“逃犯”姓赵名树勋，山东鄆城人。1910年，冯玉祥升任第二十镇八十标第三营管带（相当于营长）后，赵树勋是他的后队排长。此时，冯部驻扎在海阳镇。为了及时和驻扎在滦州的王金铭、施从云等部联系起义的事项，冯玉祥派赵树勋担任联络员，来回奔走于滦州和海阳之间。1911年1月2日，赵树勋再上滦州，恰逢王金铭等仓促起义失败，赵树勋受到牵连，成了袁世凯追捕的“犯人”之一。

吉鸿昌掩护赵树勋脱险后，赵树勋曾说等这阵风过去之后仍去找冯玉祥。而鸿昌本人，在父亲的督促下，过罢春节，又返回周口镇，干起了杂货铺学徒的营生。

周口镇是黄淮平原上的一颗明珠，大约在清朝末年，全镇人口已超过十万，是中小商人、手工业者集聚和竞争之地。吉鸿昌对这些毫无兴趣，他不愿意在为了个人发财，而不惜相互倾轧、尔虞我诈的环境里生活。他的希望是当兵，把梦里的希望变成现实。在他看来，农村流行的“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”的话，不符合今天青年的心理。只有用好铁去打钉，航行在水上的船只才能安全；好男都当兵，才有可能惩治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吏，让穷苦人民有个出头之日。

为了当兵，他在劳动忙碌之余，多方找朋友托关系，打